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毁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於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立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巳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䟽粗反

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

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
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
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
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
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微
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
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
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

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倢伃

班倢伃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成帝游於後庭甞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晟隋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

徐為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可異毋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巂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開本源

悔末事及崩帝為之慟謚曰文德葬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聖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為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為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定立為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

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候矚舊制外家子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佾年亦老帝數請令佾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請因偕佾同詣后閤少焉帝起欲令佾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

聖主

妻○后○謨○爲○奴○不

絕○奴○之○談○

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以
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
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
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
和氣宜熟察之軾由此得免后崩年六十四謚曰慈聖光
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女也既成昏濮邸生神宗皇
帝岐王顥嘉王頵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爲皇太后元
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

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寬民間保户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

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愼勿生事開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淸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汝欲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矣媪大懼自是內降遂絶力行故事抑絶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眞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

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於制不得坐有愠色從者知之爲易坐與婕妤坐衆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爲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即日還内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

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
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
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卽帝位帝遂尊后爲隆祐
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彦作亂請太后聽
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
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彦所誤然皆
巳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
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
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
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

從之每見傳等曲加慰撫傳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傳
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
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潰敗主上
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勝非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
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
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删改吾意在天之靈
不無望於帝也迺更修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
十九初后受冊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
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謀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立惠帝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毋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

先作結後乃着力解結不得不爾云

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

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乃立
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
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爲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
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
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立
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託言病甚遂以

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澤妻、呂嬃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元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

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

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鬭者逐産殺之章巳殺産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産今巳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漢成帝趙氏飛燕幷女弟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時

有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倢伃爲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顓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

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爲廢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王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衆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巳子

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坐誅貴人姊
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
景瓌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
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
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
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
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
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
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
懼皇后爲毁服深謝乃得解永和初謁者韓紆嘗考劾其

可以見章帝之土偶矣

○可○以○見孝章矣此豈可解之理

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巳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

行征西將軍事爲副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奴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軍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

舉等誅之憲及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憲而衆一心王室不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晉惠帝賈氏淫虐亂國之后 附賈充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顗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瓘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即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

相須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

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及趙王倫率齊王冏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賈氏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死、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充父賈逵也、逵晩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而字公閭、充附司馬昭、急攻諸葛誕、殺之、高貴鄉公攻相府、充謂

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蹕充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故攸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滅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値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賜有功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

竟坐死、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
稱二聖焉、然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
色、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
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
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熲對
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
還、后伏候於閤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又和解之、
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高熲是其
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銜恨熲、又以
熲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

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
雲氏害妃寵因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
妬忌之謀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
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
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帝寢疾於仁
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
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
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
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
述巖出閣爲敕書訖以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

追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竝就別室俄
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晡後
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事以賜夫人夫人
惶懼以爲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
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諸宮人共
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卽帝位夫人出居仙都
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入以爲才人才人
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

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引才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即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

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讒娟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毋厭勝蠱上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因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

明主亦難況昏庸主

生乞署此爲囘心院帝曰朕即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忌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帝羞縮

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奏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即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受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

好偩

好偩

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楊州、失職怏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

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任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

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亦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羣臣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

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

誰激之

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問詰故

當時秦政亦同此意滅諸侯

上變者偏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

人不服也

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

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醞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

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願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為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

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碁年

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為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勝高）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宗十倍太宗萬倍矣）（快人）輦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即加刑誅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

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

營求爲太子、使人説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説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

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后

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為笑樂或謟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

府司馬袁恕己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

可知是要緊人

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

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
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
好貨
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
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
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
家族以狥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
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
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

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暐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歲后崩年八十一吉頊性陰克敢言事擧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旣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問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

州刺史募兵制虜項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誘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項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項因勸易之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邪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川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特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

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
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
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
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壻
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
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旣不知中宗之昏又
不知三思之彼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
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
奈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

錯甚

自然如此

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即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

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即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
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
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
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
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
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
此海內所共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
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
欽融上書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
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

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啟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

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即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 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眞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眞得幸天寶初進册

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權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
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
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
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錡、釗、韓、虢、秦
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
銛、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寵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
明爲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
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
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
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

女刺殺之乃自剄
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爲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哀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輒盡乃亡去久之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

樗蒱玄宗引見擢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馬李宓帥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爲李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巳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

有貨賂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又辭泣訴爲林甫所中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薄林甫時林甫病已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

國叛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飢不勝憤怨玄禮懼亂卽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

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乎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四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眞宗卽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饔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眞盜、後居夫喪、哀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

紅及病目帝親爲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藉十有四人今獨存大王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甍甍甓多爲龍鳳遵勗令鑱去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厚存恤其家蓋勗深通性命之學惟楊大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訾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玄宗以

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秉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復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內忌太子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內侍高力士等定策共誅之初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

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

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爲良媛、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煑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爲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

池言欲以抗訶之也崇訓死王素與武延秀亂卽嫁之臨淄王誅韋庶人王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列女附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

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至司隷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

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

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

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
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
君之餘寵、賴毋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
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
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
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宅門、取耻宗族、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
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
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
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

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

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穆姜親調

藥膳恩情逾至與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家徭穆姜年至八十餘乃終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屍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絶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

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者也

龎消母趙娥

酒泉龎消母字娥姓趙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倶病故讐喜而自賀以爲莫巳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讐於都亭娥即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巳報請就刑祿福長

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娉以輧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

臣君親并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亭
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
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
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
稱病篤召采采懷刄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刄扶抱載之
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
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
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

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葬浴既入室而掩戸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巳絕矣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

晉辛毗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惜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

義其後鍾會爲鎭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果全歸

洗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

馮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
服諸越矣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凉太守寶
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
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
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
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
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
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夫人曰平
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
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

步擔雜物唱言輸販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相

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辠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枋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枋得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因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其二子悽然而泣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自枋得遁播婦與孫幽遠方母處之泰然人問之曰遭時不幸義當然也

六十四卷終

藏書近臣傳卷六十五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幷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

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傚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

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躭、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淸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復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

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愼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内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

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卽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旣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

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

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

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

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狠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杜、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内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

高决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
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
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
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
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
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
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
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
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

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戸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快人）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

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

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請問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

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内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匃匃言已殺

好貨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實未嘗姤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謡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侍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貝瑗爲中常侍、左悺唐衡爲小黃門史、

初梁兾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兾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兾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兾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

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
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
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
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
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
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
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
鄉侯稱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
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黄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
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
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謂
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爲
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
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
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
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
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甞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
頻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頻、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昺等罪惡、悉收甫頻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
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爲司隷、
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箠朴交至、
父子悉死杖下、頻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何說大署牓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旣誅甫、何說欲以次
表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
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犬舐其汁乎、卽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尉、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死、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因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與

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

好貨

後中常侍封諝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

好貨

好貨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

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

畢竟有假德行者便宜

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

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恃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卽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

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
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
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卽詐
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射生
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
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
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
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狥、力士向前、曰太上皇
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
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

鑾御還西内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尫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爲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顓權至晚復有隙内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勳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即伏兵淩霄門捕越王等因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

好貨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爵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此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何舉動刺殺之

恃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内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

日、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
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
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
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
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
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
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
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
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
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

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潊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恃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娟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旋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内慙乃勸帝

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辨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孥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師

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笏升坐百官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

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温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温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恃傲強辨、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

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爲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輿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

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横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

用不著

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卽矯詔立潁王爲太弟武宗巳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内實嫌之陽示尊寵會昌三年士良罷爲内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

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

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
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
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迭愼由
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
將沒、以授其子濆、故濆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召
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屛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
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
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
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
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至言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妙人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妙妙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至言至言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棼之

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

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矯遺詔者、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嬖幸二

嬖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閒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

餓死兆矣

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㝡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景帝視父如寃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曷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
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
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
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
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
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栢題湊、外
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
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
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
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
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
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
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
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
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

咸言必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

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
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
奏賢皋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
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
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臝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此王莽所為）
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生死交情）
以他皋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
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書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壘綏卒官蕭咸外孫云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欒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
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
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
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
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
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
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
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令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寖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賷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因嬖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
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
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
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

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

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

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

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

六十五卷終

外臣總論

卓吾曰、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就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

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者也